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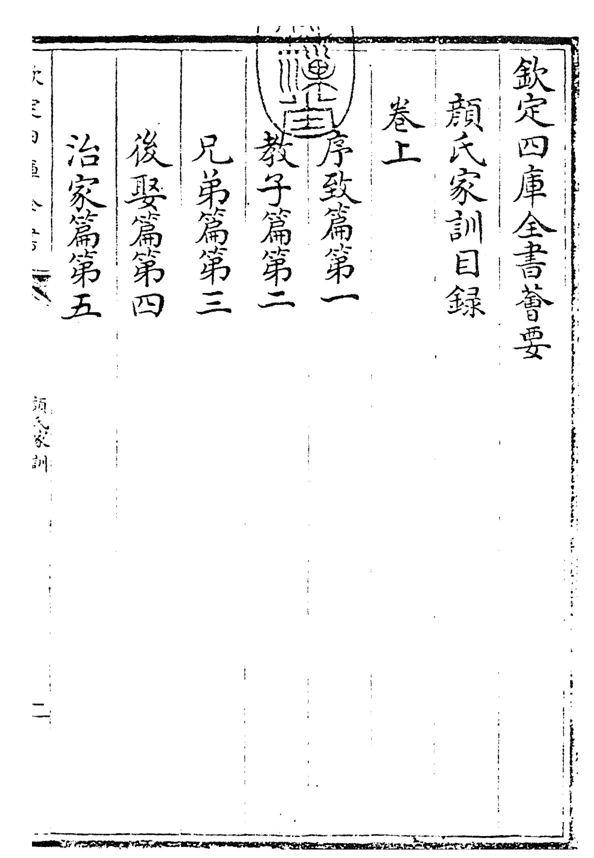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顔氏家訓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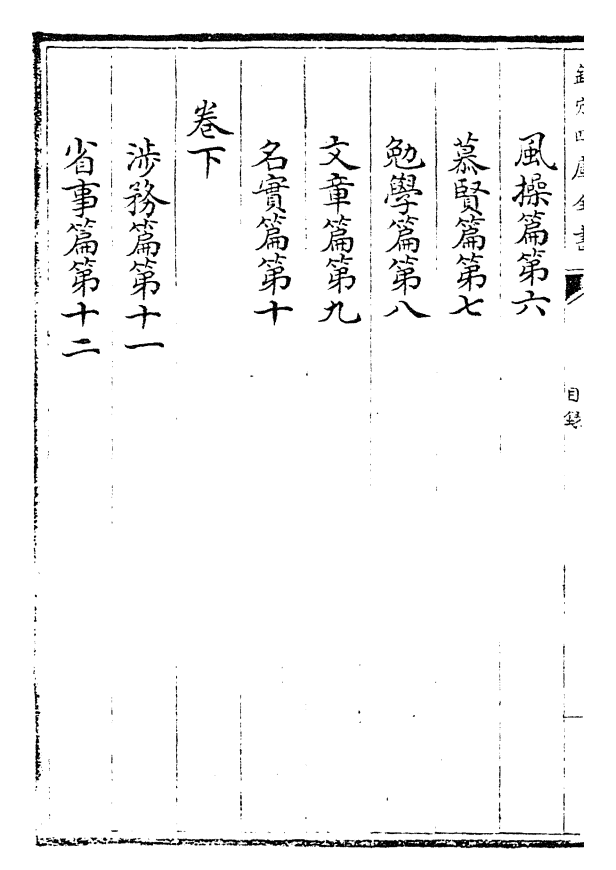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顏氏家訓目録

卷上



臣等謹案顏氏家訓二卷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終于隋代舊本所題葢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李翱所稱太公家訓雖屬偽書至杜預家誡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

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専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書隋志不著錄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乃止二卷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

沈揆本七卷以閣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凝本參定末附考證二十三條別為一卷且力斥流俗併為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録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為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為可惜耳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顔氏家訓卷上

隋 顔之推 撰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愼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内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

指揮止凡人之鬭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齓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邉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

二十以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

生孩提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顔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誡翻奬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

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

為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褻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

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氷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

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

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

則僮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

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

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隅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

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

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

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悋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

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瞋怒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撤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

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奥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

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鷄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顇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

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絍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閽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

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索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

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絶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七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旣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

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閒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絶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

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

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蝨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

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僇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

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已

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言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

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賔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者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憶憶無言者須言閥閱必

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説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侃

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偘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

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絶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

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

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

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甞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

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朞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絶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遥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

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猒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

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宫皆當泣涕二宫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殁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甞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

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縁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絶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

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

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縚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

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啓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

麦聚集致讌享焉自兹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殁之後此事亦絶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殁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倄下痛交切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人致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

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並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屩粗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寃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迎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劉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

劉涕泣告别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叅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

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覲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耻黄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言聖賢之難得踈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䰟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

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遥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校長短覈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宫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

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

所稱亦是竒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而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内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齊文宣帝即位數

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彦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彦後為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埸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

亡之迹啟於是矣

勉學篇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兹墮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

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晏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

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

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

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禄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叚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

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

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敝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劒追

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顔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

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兹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

戸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梲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

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

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

已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畧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説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

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彦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

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

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

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

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寛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

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猒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

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録事參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宦者内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閽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

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奬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丱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禄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學為教使汝

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羮縕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

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葢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説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顁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耳

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揰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揰(都好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

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歴以歴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荆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榦凡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於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

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塡河羅浮山
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高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
有一人詠樹詩云遥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
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
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
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
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
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

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之鍾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

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粮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䫱餘聚䫱音亢獵也亢仇舊是禐䣴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蚍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蚍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蚍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譜此亦

古之𡸁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㳄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㳄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卽以㳄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遊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

物有一蜀豎就視荅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為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黃之劲羽試檢說文鳻音分雀佀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為露葵面牆之徒遞相

倣倣彖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緑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聞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為無頼所欺不容易也因為説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為異事校定

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

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猒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踈繁欽性無檢格劉楨

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
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
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
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
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
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
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
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傳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

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為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説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

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呑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絶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

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為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

嗇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

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上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𦣻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邪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

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
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
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
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
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
云飖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飖颺其母
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

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别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為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

郎君哀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
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
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
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
之遺是方父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
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
云奄忽登遐陸機又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
俔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

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嬪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爲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譏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叙山川物産風敎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踈失厥體其爲吴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

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為誡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

為孔遹於義遹乎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輙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

詩云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鵞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咏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

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斾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觧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慤梁室上黄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頴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蘧居響北闕懤懤^(乎麥反)不

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絶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

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蹷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

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

嘗以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為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制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為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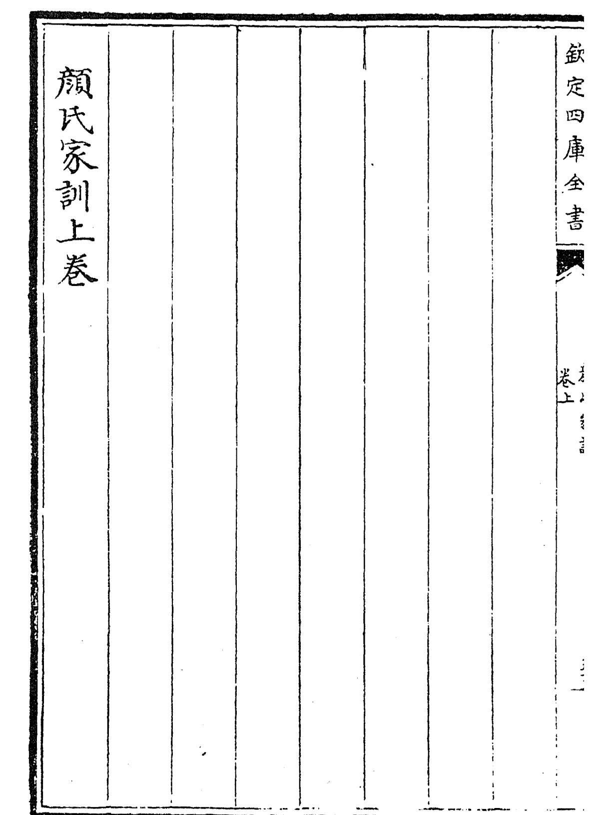
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

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為泗州別駕貲費日廣不可常

周一有偽情觸塗難繼功積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為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

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栢偕茂惑矣哉



顔氏家訓上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